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全傳 第九回 柴進門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頭

話說當時薛霸雙手舉起棍來，望林冲腦袋上便劈下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薛霸的棍恰舉起來，只見松樹背後雷鳴也似一聲，那條鐵禪杖飛將來，把這水火棍一隔，丟去九霄雲外。跳出一箇胖大和尚來，喝道：“灑家在林子裏聽你多時！”兩箇公人看那和尚時，穿一領皂布直裰，跨一口戒刀，提起禪杖，輪起來打兩箇公人。林冲方纔閃開眼看時，認得是魯智深。林冲連忙叫道：“師兄不可下手，我有話說。”智深聽得，收住禪杖。兩箇公人呆了半晌，動彈不得。林冲道：“非干他兩箇事，盡是高太尉使陸虞候分付他兩箇公人，要害我性命。他兩箇怎不依他？你若打殺他兩箇，也是冤屈。”

魯智深扯出戒刀，把索子都割斷了，便扶起林冲，叫：“兄弟，俺自從和你買刀那日相別之後，灑家懶得你苦。自從你受官司，俺又無處去救你。打聽的你斷配滄州，灑家在開封府前又尋不見。卻聽得人說，監在使臣房內，又見酒保來請兩箇公人說道：‘店裏一位官人尋說話。’以此灑家疑心，放你不下。恐這廝們路上害你，俺特地跟將來。見這兩箇撮鳥帶你入店裏去，灑家也在那裏歇。夜間聽得那廝兩箇做神做鬼，把滾湯賺了你腳。那時俺便要殺這兩箇撮鳥，卻被客店裏人多，恐防救了。灑家見這廝們不懷好心，越放你不下。你五更裏出門時，灑家先投奔這林子裏來，等殺這廝兩箇撮鳥。他到來這裏害你，正好殺這廝兩箇。”林冲勸道：“既然師兄救了我，你休害他兩箇性命。”魯智深喝道：“你這兩箇撮鳥！灑家不看兄弟面時，把你這兩箇都剝做肉醬！且看兄弟面皮，饒你兩箇性命。”就那裏插了戒刀，喝道：“你這兩箇撮鳥，快攬兄弟，都跟灑家來。”提了禪杖先走。兩箇公人那裏敢回話，只叫：“林教頭救俺兩箇。”依前背上包裹，提了水火棍，扶著林冲。又替他拖了包裹，一同跟出林子來。行得三四里路程，見一座小小酒店在村口，四箇人入來坐下。看那店時，但見：

前臨驛路，後接溪村。數株桃柳綠陰濃，幾處葵榴紅影亂。門外森森麻麥，窗前猗猗荷花。輕輕酒旆舞薰風，短短蘆帘遮酷日。壁邊瓦瓮，白泠泠滿貯村醪；架上磁瓶，香噴噴新開社醞。白發田翁親滌器，紅顏村女笑當爐。

當下深、冲、超、霸四人在村酒店中坐下，喚酒保買五七斤肉，打兩角酒來喫，回些麵來打餅。酒保一面整治，把酒來篩。兩箇公人道：“不敢拜問師父在那箇寺裏住持？”智深笑道：“你兩箇撮鳥問俺住處做甚麼？莫不去教高俅做甚麼奈何灑家？別人怕他，俺不怕他。灑家若撞著那廝，教他喫三百禪杖。”兩箇公人那裏敢再開口。喫了些酒肉，收拾了行李，還了酒錢，出離了村店。林冲問道：“師兄，今投那裏去？”魯智深道：“殺人須見血，救人須救徹”。灑家放你不下，直送兄弟到滄州。”兩箇公人聽了，暗暗地道：“苦也！卻是壞了我們的勾當，轉去時怎回話？且只得隨順他，一處行路。”有詩為證：

最恨姦謀欺白日，獨持義氣薄黃金。

迢遙不畏千程路，辛苦惟存一片心。

自此途中被魯智深要行便行，要歇便歇，那裏敢扭他？好便罵，不好便打。兩箇公人不敢高聲，只怕和尚發作。行了兩程，討了一輛車子，林冲上車將息，三箇跟著車子行著。兩箇公人懷著鬼胎，各自要保性命，只得小心隨順著行。魯智深一路買酒買肉，將息林冲，那兩箇公人也喫。遇著客店，早歇晚行，都是那兩箇公人打火做飯，誰敢不依他？二人暗商量：“我們被這和尚監押定了，明日回去，高太尉必然奈何俺。”薛霸道：“我聽得大相國寺菜園廨宇裏新來了箇僧人，喚做魯智深，想必是他。回去實說，俺要在野豬林結果他，被這和尚救了，一路護送到滄州，因此下手不得。捨著還了他十兩金子，著陸謙自去尋這和尚便了。我和你只要躲得身上乾淨。”董超道：“也說的是。”兩箇暗商了不題。

話休絮繁。被智深監押不離，行了十七八日，近滄州只有七十來里路程。一路去都有人家，再無僻靜處了。魯智深打聽得實了，就松林裏歇。智深對林冲道：“兄弟，此去滄州不遠了。前路都有人家，別無僻靜去處，灑家已打聽實了。俺如今和你分手，異日再得相見。”林冲道：“師兄回去，泰山處可說知。防護之恩，不死當以厚報。”魯智深又取出一二十兩銀子與林冲，把三二兩與兩箇公人道：“你兩箇撮鳥，本是路上砍了你兩箇頭，兄弟面上，饒你兩箇鳥命。如今沒多路了，休生歹心。”兩箇道：“再怎敢？皆是太尉差遣。”接了銀子，卻待分手，魯智深看著兩箇公人道：“你兩箇撮鳥的頭，硬似這松樹麼？”二人答道：“小人頭是父母皮肉，包著些骨頭。”智深輪起禪杖，把松樹只一下，打的樹有二寸深痕，齊齊折了。喝一聲道：“你兩箇撮鳥，但有歹心，教你頭也與這樹一般。”擺著手，拖了禪杖，叫聲：“兄弟保重。”自回去了。董超、薛霸都吐出舌頭來，半晌縮不入去。林冲道：“上下，俺們自去罷。”兩箇公人道：“好箇莽和尚，一下打折了一株樹。”林冲道：“這箇直得甚麼？相國寺一株柳樹，連根也拔將出來。”二人只把頭來搖，方纔得知是實。

三人當下離了松林，行到晌午，早望見官道上一座酒店。但見：

古道孤村，路傍酒店。楊柳岸，曉垂錦旆；蓮花蕩，風拂青帘。劉伶仰臥畫床前，李白醉眠描壁上。社醞壯農夫之膽，村醪助野叟之容。神仙玉佩曾留下；卿相金貂也當來。

三箇人入酒店裏來，林冲讓兩箇公人上首坐了。董、薛二人，半日方纔得自在。只見那店裏有幾處座頭，三五箇篩酒的酒保，都手忙腳亂，搬東搬西。林冲與兩箇公人坐了半箇時辰，酒保并不來問。林冲等得不耐煩，把桌子敲著說道：“你這店主人好欺客，見我是箇犯人，便不來睬著，我須不白喫你的，是甚道理？”主人說道：“你這是原來不知我的好意。”林冲道：“不賣酒肉與我，有甚好意？”店主人道：“你不知俺這村中有箇大財主，姓柴名進，此間稱為柴大官人，江湖上都喚做‘小旋風’，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。自陳橋讓位，太祖武德皇帝敕賜與他誓書鐵券在家中，誰敢欺負他？專一招接天下往來的好漢，三五十箇養在家中，常常囑付我們酒店裏：‘如有流配來的犯人，可叫他投我莊上來，我自資助他。’我如今賣酒肉與你，喫得面皮紅了，他道你自有盤纏，便不助你。我是好意。”林冲聽了，對兩箇公人道：“我在東京教軍時，常常聽得軍中人傳說柴大官人名字，卻原來在這裏。我們何不同去投奔他。”董超、薛霸尋思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有甚虧了我們處？”就便收拾包裹，和林冲問道：“酒店主人，柴大官人莊在何處，我等正要尋他。”店主人道：“只在前面，約過三二里路，大石橋邊轉彎抹角，那箇大莊院便是。”

林冲等謝了店主人，三箇出門，果然三二里，見座大石橋。過得橋來，一條平坦大路，早望見綠柳陰中顯出那座莊院。四下一周遭一條澗河，兩岸邊都是垂楊大樹，樹陰中一遭粉牆。轉彎來到莊前，看時，好箇大莊院！但見：

門迎黃道，山接青龍。萬枝桃綻武陵溪，千樹花開金谷苑。聚賢堂上，四時有不謝奇花；百卉廳前，八節賽長春佳景。堂懸敕額金牌，家有誓書鐵券。朱甍碧瓦，掩映著九級高堂；畫棟雕梁，真乃是三微精舍。不是當朝勳戚第，也應前代帝王家。

三箇人來到莊上，見那條闊板橋上，坐著四五箇莊客，都在那裏乘涼。三箇人來到橋邊，與莊客施禮罷，林冲說道：“相煩大哥報與大官人知道：京師有箇犯人，送配牢城，姓林的求見。”莊客齊道：“你沒福，若是大官人在家時，有酒食錢財與你，今早出獵去了。”林冲道：“不知幾時回來？”莊客道：“說不定，恐怕投東莊去歇，也不見得——許你不得。”林冲道：“如此是我沒福，不得相遇，我們去罷。”別了眾莊客，和兩箇公人再回舊路，肚裏好生愁悶。

行了半里多路，只見遠遠的從林子深處，一簇人馬飛奔莊上來，但見：

人人俊麗，箇箇英雄。數十匹駿馬嘶風，兩三面繡旗弄日。粉青氈笠，似倒翻荷葉高擎；絳色紅纓，如爛熳蓮花亂插。飛魚袋內，高插著裝金雀畫細輕弓；獅子壺中，整攢著點翠鸞翎端正箭。牽幾隻趕獐細犬，擊數對拿兔蒼鷹。穿雲俊鶻頓絨絛，脫帽錦鷗尋護指。標鎗風利，就鞍邊微露寒光；畫鼓團圓，向馬上時聞響震。鞍邊拴繫，無非天外飛禽；馬上擎抬，盡是山中走獸。好似晉王臨紫塞，渾如漢武到長楊。

那簇人馬飛奔莊上來，中間捧著一位官人，騎一匹雪白卷毛馬。馬上那人，生得龍眉鳳目，皓齒朱脣，三牙掩口髭鬚，三十四

五年紀。頭戴一頂皂紗轉角簇花巾，身穿一領紫繡團胸繡花袍，腰繫一條玲瓏嵌寶玉環條，足穿一雙金線抹綠皂朝靴。帶一張弓，插一壺箭，引領從人，都到莊上來。林冲看了，尋思道：“敢是柴大官人麼？”又不敢問他，只自肚裏躊躇。只見那馬上年少的官人縱馬前來問道：“這位帶枷的是甚人？”林冲慌忙躬身答道：“小人是東京禁軍教頭，姓林，名冲，為因惹了高太尉，尋事發下開封府，問罪斷遣，刺配此滄州。聞得前面酒店裏說，這裏有箇招賢納士好漢柴大官人，因此特來相投。不期緣淺，不得相遇。”那官人滾鞍下馬，飛近前來，說道：“柴進有失迎迓。”就草地上便拜。林冲連忙答禮。那官人攔住林冲的手，同行到莊上來。那莊客們看見，大開了莊門，柴進直請到廳前。兩箇敘禮罷，柴進說道：“小可久聞教頭大名，不期今日來踏踐地，足稱平生渴仰之願。”林冲答道：“微賤林冲，聞大人貴名，傳播海宇，誰人不敬？不想今日因得罪犯，流配來此，得識尊顏，宿生萬幸。”柴進再三謙讓，林冲坐了客席；董超、薛霸也一帶坐了。跟柴進的伴當，各自牽了馬，去院後歇息，不在話下。

柴進便喚莊客，叫將酒來。不移時，只見數箇莊客托出一盤肉，一盤餅，溫一壺酒；又一箇盤子，托出一斗白米，米上放著十貫錢，都一發將出來。柴進見了道：“村夫不知高下，教頭到此，如何恁地輕意？快將進去。先把果盒酒來，隨即殺羊相待，快去整治。”林冲起身謝道：“大官人，不必多賜，只此十分夠了。”柴進道：“休如此說。難得教頭到此，豈可輕慢。”莊客不敢違命，先捧出果盒酒來。柴進起身，一面手執三杯。林冲謝了柴進，飲酒罷，兩箇公人一同飲了。柴進說：“教頭請裏面少坐。”柴進隨即解了弓袋箭壺，就請兩箇公人一同飲酒。

柴進當下坐了主席，林冲坐了客席，兩箇公人在林冲肩下。敘說些閒話，江湖上的勾當，不覺紅日西沉。安排得酒食果品海味，擺在桌上，抬在各人面前。柴進親自舉杯，把了三巡，坐下叫道：“且將湯來喫。”喫得一道湯，五七杯酒，只見莊客來報道：“教師來也。”柴進道：“就請來一處坐地相會亦好，快抬一張桌來。”林冲起身看時，只見那箇教師人來，歪戴著一頂頭巾，挺著脯子，來到後堂。林冲尋思道：“莊客稱他做教師，必是大官人的師父。”急急躬身唱喏道：“林冲謹參。”那人全不睬著，也不還禮。林冲不敢抬頭。柴進指著林冲對洪教頭道：“這位便是東京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林冲的便是，就請相見。”林冲聽了，看著洪教頭便拜。那洪教頭說道：“休拜，起來。”卻不躬身答禮。柴進看了，心中好不快意。林冲拜了兩拜，起身讓洪教頭坐。洪教頭亦不相讓，便去上首便坐。柴進看了，又不喜歡。林冲只得肩下坐了，兩箇公人亦就坐了。

洪教頭便問道：“大官人今日何故厚禮管待配軍？”柴進道：“這位非比其他的，乃是八十萬禁軍教頭。師父如何輕慢？”洪教頭道：“大官人只因好習鎗棒，往往流配軍人都來倚草附木，皆道我是鎗棒教師，來投莊上，誘些酒食錢米。大官人如何忒認真？”林冲聽了，并不做聲。柴進說道：“凡人不可易相，休小覷他。”洪教頭怪這柴進說“休小覷他”，便跳起身來道：“我不信他，他敢和我使一棒看，我便道他是真教頭。”柴進大笑道：“也好！也好！林武師，你心下如何？”林冲道：“小人卻是不敢。”洪教頭心中付量道：“那人必是不會，心中先怯了。”因此越來惹林冲使棒。柴進一來要看林冲本事；二者要林冲贏他，滅那廝嘴。柴進道：“且把酒來喫著，待月上來也罷。”

當下又喫過了五七杯酒，卻早月上來了，照見廳堂裏面，如同白日。柴進起身道：“二位教頭較量一棒。”林冲自肚裏尋思道：“這洪教頭必是柴大官人師父，不然我一棒打翻了他，須不好看。”柴進見林冲躊躇，便道：“此位洪教頭也到此不多時，此間又無對手。林武師休得要推辭，小可也正要看看二位教頭的本事。”柴進說這話，原來只怕林冲礙柴進的面皮，不肯使出本事來。林冲見柴進說開就裏，方纔放心。只見洪教頭先起身道：“來，來，來！和你使一棒看。”一齊都哄出堂後空地上。莊客拿一束棍棒來，放在地下。洪教頭先脫了衣裳，拽扎起裙子，掣條棒，使箇旗鼓，喝道：“來，來，來！”柴進道：“林武師，請較量一棒。”林冲道：“大官人，休要笑話。”就地也拿了一條棒起來道：“師父請教。”洪教頭看了，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。林冲拿著棒，使出山東大播。打將入來。洪教頭把棒就地下鞭了一棒，來搶林冲。兩箇教頭就明月地下交手，真箇好看。怎見是山東大播？但見：

山東大播，河北夾鎗。大播棒是鯁魚穴內噴來，夾鎗棒是巨蟒窠中竄出。大播棒似連根拔怪樹，夾鎗棒如遍地卷枯藤。兩條海內搶珠龍，一對巖前爭食虎。

兩箇教頭在明月地上交手，使了四合棒，只見林冲托地跳出圈子外來，叫一聲：“少歇。”柴進道：“教頭如何不使本事？”林冲道：“小人輸了。”柴進道：“未見二位較量，怎便是輸了？”林冲道：“小人只多這具枷，因此，權當輸了。”柴進道：“是小可一時失了計較。”大笑著道：“這箇容易。”便叫莊客取十兩銀子，當時將至。柴進對押解兩箇公人道：“小可大膽，相煩二位下顧，權把林教頭枷開了，明日牢城營內但有事務，都在小可身上，白銀十兩相送。”董超、薛霸見了柴進人物軒昂，不敢違他，落得做人情，又得了十兩銀子，亦不怕他走了。薛霸隨即把林冲護身枷開了。柴進大喜道：“今番兩位教師再試一棒。”

洪教頭見他卻纔棒法去了，肚裏平欺他做，提起棒卻待要使。柴進叫道：“且住！”叫莊客取出一錠銀來，重二十五兩。無一時，至面前。柴進乃言：“二位教頭比試，非比其他，這錠銀子，權為利物。若是贏的，便將此銀子去。”柴進心中只要林冲把出本事來，故意將銀子丟在地下。洪教頭深怪林冲來，又要爭這箇大銀子，又怕輸了銳氣，把棒來盡心使箇旗鼓，吐箇門戶，喚做把火燒天勢。林冲想道：柴大官人心裏只要我贏他。也橫著棒，使箇門戶，吐箇勢，喚做“撥草尋蛇勢”。洪教頭喝一聲：“來，來，來！”便使棒蓋將入來。林冲望後一退，洪教頭趕入一步，提起棒，又復一棒下來。林冲看他腳步已亂了，便把棒從地下一跳，洪教頭措手不及，就那一跳裏，和身一轉，那棒直掃著洪教頭臉兒骨上，撇了棒，撲地倒了。柴進大喜，叫快將酒來把盞。眾人一齊大笑。洪教頭那裏掙扎起來。眾莊客一頭笑著，扶了洪教頭，羞顏滿面，自投莊外去了。

柴進攔住林冲的手，再入後堂飲酒，叫將利物來，送還教師。林冲那裏肯受，推托不過，只得收了。正是：

欺人意氣總難堪，冷眼旁觀也不甘。

請看受傷并折利，方知驕傲是羞慚。

柴進留林冲在莊上，一連住了幾日，每日好酒好食相待。又住了五七日，兩箇公人催促要行。柴進又置席面相待送行；又寫兩封書，分付林冲道：“滄州人尹也與柴進好，牢城管營、差撥，亦與柴進交厚。可將這兩封書去下，必然看顧教頭。”即捧出二十五兩一錠大銀，送與林冲，又將銀五兩賚發兩箇公人。喫了一夜酒。次日天明，喫了早飯，叫莊客挑了三箇的行李，林冲依舊帶上枷，辭了柴進便行。柴進送出莊門作別，分付道：“待幾日小可自使人送冬衣來與教頭。”林冲謝道：“如何報謝大官人！”兩箇公人相謝了。

三人取路投滄州來，將及午牌時候，已到滄州城裏，雖是箇小去處，亦有六街三市。逕到州衙裏下了公文，當廳引林冲參見了州官大尹，當下收了林冲，押了回文，一面帖下，判送牢城營內來。兩箇公人自領了回文，相辭了，回東京去，不在話下。

只說林冲送到牢城營內來，看那牢城營時，但見：

門高牆壯，地闊池深。天王堂畔，兩行細柳綠垂煙；點視廳前，一簇喬松青潑黛。來往的，盡是咬釘嚼鐵漢；出入的，無非灑血剖肝人。

滄州牢城營內收管林冲，發在單身房裏，聽候點視。卻有那一般的罪人，都來看顧他，對林冲說道：“此間管營、差撥，十分害人，只是要詐人錢物。若有人情錢物送與他時，便覷的你好；若是無錢，將你撇在土牢裏，求生不生，求死不死。若得了人情，入門便不打你一百殺威棒，只說有病，把來寄下；若不得人情時，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。”林冲道：“眾兄長如此指教，且如要使錢，把多少與他？”眾人道：“若要使得好時，管營把五兩銀子與他，差撥也得五兩銀子送他，十分好了。”

正說之間，只見差撥過來問道：“那箇是新來配軍？”林冲見問，向前答應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那差撥不見他把錢出來，變了面皮，指著林冲罵道：“你這箇賊配軍，見我如何不下拜？卻來唱喏！你這廝可知在東京做出事來，見我還是大刺刺的。我看這賊配軍，滿臉都是餓文，一世也不發跡！打不死，拷不殺的頑囚！你這把賊骨頭，好歹落在我手裏，教你粉骨碎身。少間叫你便見功效。”把林冲罵得一佛出世，那裏敢抬頭應答。眾人見罵，各自散了。

林冲等他發作過了，去取五兩銀子，陪著笑臉告道：“差撥哥哥，些小薄禮，休言輕微。”差撥看了道：“你教我送與管營和俺的，都在裏面？”林冲道：“只是送與差撥哥哥的；另有十兩銀子，就煩差撥哥哥送與管營。”差撥見了，看著林冲笑道：“林教頭，我也聞你的好名字，端的是箇好男子！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。雖然目下暫時受苦，久後必然發跡。據你的大名，這表人物，必不是等閒之人，久後必做大官。”林冲笑道：“皆賴差撥照顧。”差撥道：“你只管放心。”又取出柴大官人的書禮，說道：“相煩老哥將這兩封書下一下。”差撥道：“既有柴大官人的書，煩惱做甚？這一封書直一錠金子。我一面與你下書，少間管營來點你，要打一百殺威棒時，你便只說你‘一路患病，未曾痊可’。我自來與你支吾，要瞞生人的眼目。”林冲道：“多謝指教。”差撥拿了銀子并書，離了單身房，自去了。林冲歎口氣道：“‘有錢可以通神’，此語不差。端的有這般的苦處。”

原來差撥落了五兩銀子，只將五兩銀子并書來見管營，備說林冲是箇好漢，柴大官人有書相薦，在此呈上。已是高太尉陷害，配他到此，又無十分大事。管營道：“況是柴大官人有書，必須要看顧他。”便教喚林冲來見。

且說林冲正在單身房裏悶坐，只見牌頭叫道：“管營在廳上叫喚新到罪人林冲來點名。”林冲聽得叫喚，來到廳前。管營道：“你是新到犯人，太祖武德皇帝留下舊制：新入配軍，須喫一百殺威棒。左右與我馱起來。”林冲告道：“小人於路感冒風寒，未曾痊可，告寄打。”牌頭道：“這人現今有病，乞賜憐恕。”管營道：“果是這人症候在身，權且寄下，待病痊可卻打。”差撥道：“見今天王堂看守的，多時滿了，可教林冲去替換他。”就廳上押了帖文，差撥領了林冲，單身房裏取了行李，來天王堂交替。差撥道：“林教頭，我十分周全你。教看天王堂時，這是營中第一樣省氣力的勾當，早晚只燒香掃地便了。你看別的囚徒，從早起直做到晚，尚不饒他；還有一等無人情的，撥他在土牢裏，求生不生，求死不死。”林冲道：“謝得照顧。”又取三二兩銀子與差撥道：“煩望哥哥一發周全，開了項上枷更好。”差撥接了銀子，便道：“都在我身上。”連忙去稟了管營，就將枷也開了。

林冲自此在天王堂內，安排宿食處。每日只是燒香掃地，不覺光陰早過了四五十日。那管營、差撥得了賄賂，日久情熟，由他自在，亦不來拘管他。柴大官人又使人來送冬衣并人事與他。那滿營內囚徒，亦得林冲救濟。

話不絮煩。時遇冬深將近，忽一日，林冲已牌時分，偶出營前閒走。正行之間，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：“林教頭，如何卻在這裏？”林冲回頭過來看時，見了那人。有分教，林冲火煙堆裏，爭些斷送餘生，風雪途中，幾被傷殘性命。畢竟林冲見了的是甚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